

过雨荷花满院香，沈李浮瓜冰雪凉。夏天蔬菜瓜果丰收，可一饱口福。夏至过后，暑气升腾，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，天气虽然炎热，却自有一种美好。夏天的记忆是外公菜园里弥漫的荆芥香气，夏天的记忆是奶奶泡的金银花茶的清凉，夏天的记忆是午后山村戏水的乐趣，夏天的记忆是露宿仰望星空的浪漫。那山那水那夏天，是如此难忘。本期特意组合关于夏天的稿件，愿读者通过文字能感受阵阵清凉。

那山那水那清凉

山村盛夏

■尚宏厅

生活在城里，到了盛夏，居所、办公、出行，都有空调相伴。身处舒适的环境，让人还没有尝到酷暑的厉害，转眼就到秋凉。

如今的记忆中，只有夏天的美好。可在我儿时印象中，家乡的盛夏却是那样漫长而难耐。

不知何时，我的祖先将家安在鄂西北鄖阳汉江以北一个远离尘嚣的山凹里。四周山势逼仄，草木稀疏，满山遍野的鸡窝石泛着白光。我家的老屋坐落在村子中间，四周被土墙瓦屋包围，密不透风。整个村子没有电，还缺水缺柴缺粮。夏季热浪来袭，无处藏身，且蚊叮虫咬，夜晚难以入眠。

上午，太阳一竿子高，我揉揉眼，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见裹着小脚、身子瘦弱的奶奶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忙这忙那。她把金银花泡在瓷壶里，等待着坡上干活的人回来喝。奶奶嘱咐我呆在家里，不要出门，说外面日头毒，别让太阳晒着。

快到晌午，我来到院子里，太阳白花花的，亮得出奇。圈里的猪哼唧唧地拱泥窝；柴垛下的鸡伸长脖子，张着嘴，像是难受至极；狗热得浑身发烫，呼哈呼哈地伸着舌头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大人们挑着水，赶着牛羊，背着柴草，从山坡上走了回来，他们一个个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……

正午，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。村庄金灿灿的，白亮白亮的太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蝉儿在树上使劲儿地歌唱。地里的庄稼低下了头，蔫蔫的。地面、房屋被晒得热烫烫的，似乎碰一点火星儿就能点燃。远远望去，田边，路边，稻场，塘堰……蓝的，白的，红的，紫的，五彩斑斓的火苗儿，像无数颗细小的珍珠、玛瑙，一闪一闪地往上蹿，走到跟前，却又见不着。大人说，这叫“地火”，大地长时间暴晒，热气升腾，就会出现这种奇妙的景观。

小孩子们耐不住寂寞，常常装着午睡，趁大人不注意时，就悄悄地溜了出来，和小伙伴们玩得火热。碾道里、屋檐下、水塘边、树荫下，留下童年嬉闹的身影。玩游戏，猜谜语，滚铁环，打陀螺，捉蜻蜓，掏鸟蛋……我家房前一棵数丈高的老槐树上，有个箩筐大小的鸟窝，小伙伴们“蹭蹭”爬了上去。眼见快要接近窝时，鸟儿们惊魂似的，突然发起进攻，在空中又叫又啄，把粪便往人的头上、身上一阵狂拉，拼命地护着窝里的蛋或雏鸟。见这阵势，只好悻悻作罢。

三伏天热得实在不行，我和小伙伴们去水坑里洗澡。村子周围的几处水坑，都是暴雨之后的积水，浑浑的，黄黄的，浅处一米多深，深处有两米以上。扎个猛子下去，满头满身的泥巴。即便这样，水坑仍磁石般吸引着这些“旱鸭子”。来到水坑边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脱掉衣服，光着屁股，嘻嘻哈哈地跳进水坑中。只听得阵阵的扑腾声与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给山村静谧的盛夏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

几乎每天中午总有家长手中拿根柳条，到水坑边找自家的孩子，吆喝着、驱赶着……但小伙伴们还是冒着挨打的风险偷

偷跑了出来。一见大人走来，赶紧从浑水里爬起来，急忙抱着衣服，提着鞋子，一溜烟钻进了树林中。慢一点的孩子，少不了一顿臭骂，身上挨上几柳条，留下几道血印。有天中午，一个小伙伴，游到深处，只见两只手在水里乱抓，口中连连喝水，眼见就要沉底，紧要关头，幸亏旁边一壮汉纵身跃入水里，将他托起带到岸上，才脱离险境。

傍晚，没有一丝风，屋里闷热得像个蒸笼。扇蒲扇，把毛巾打湿搭在身上，都不管用。在这热气弥漫的屋子里，似乎人人都无处躲藏。奶奶手中那把用布条缝补过的老蒲扇，成了驱赶闷热、扇走蚊虫的唯一依靠，她不离不弃守在屋内，和母亲妯娌几个默默地承受着炎热的煎熬。爷爷只好带着我们到外边去睡“天铺”。我们拿着竹席、枕头、被子，和左邻右舍一起到村头高高的平地上支起露天大铺。我和大人们悠闲自在地躺在露天大床上，仰望满天星斗，尽情享受夏夜徐徐的微风，聆听漆黑的天幕下发出动听的天籁之音，感觉身上顿时凉爽起来……

山村三伏天里，像我这样读书的娃子，如同树上的雏鸟一样，时时受到家人的庇护，一般很少让我们下地干农活。实在太忙了，也要帮大人打打下手。夏季的庄稼是农人的口粮，容不得马虎。越是热，坡地里的农活越不能停下……耕种施肥、锄地除草、浇水保墒、收获庄稼……样样都干。大热天，挑一担粪水上山，或者蹲在禾苗地里锄草，说多累有多累，说多热有多热。草帽下的脸上身上胳膊上像扎了麦芒，热辣辣，糊燥燥的。汗水喷涌，湿透衣服，头闷得嗡嗡作响，只得咬紧牙关坚持着……山间的小路上，日头暴晒下又闷又热的庄稼地里，留下了儿时忙碌的身影。

家乡的盛夏，装着祖辈们的辛劳与希望，也装着我满满的记忆。

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夏至过后，荷花绽放，荆芥葳蕤。

骄阳似火，食欲不振，这时如果餐桌上有荆芥的身影，碧绿鲜嫩之色诱惑着味蕾，清香扑鼻的味道绽放在唇齿间，我顿时胃口大开，吃得酣畅淋漓。

“寻坡转涧求荆芥，迈岭登山拜茯苓”，这是小说《西游记》中唐三藏骑马遥观山景时抒发情怀所作诗句，以寻荆芥比喻取经艰辛路。

荆芥别名线芥、假苏，属多年生植物，其气温、味辛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“荆芥能镇痰、祛风、凉血，治流行感冒、头疼、呕吐。”荆芥既是一种药草，也是一种具有调味功能的蔬菜。它是发汗解热药，能够散风热、清头目、利咽喉、消疮肿，具有增进食欲、开胃健脾、消食下气等功效，是一种药食兼用的植物。北宋苏颂在《本草图经》中说：“辛香可啖，人取作生菜。”

夏日餐桌荆芥香

■任传华

夏天正是吃荆芥的季节。我对荆芥情有独钟，记得小时候在外公老屋的后院里，花椒树下有一畦菜地，菜地里种满了翠绿水灵的小葱、蒜苗和荆芥，一簇簇葱茏的荆芥长势旺盛，当外公让我摘花椒、掐荆芥时，我就知道外公要给我们做好吃的了。

外公先是擀好面条，用五花肉和豆角加新鲜花椒做蒸面，然后做西红柿鸡蛋汤，汤中放入荆芥。西红柿鸡蛋汤加荆芥那是绝配，鸡蛋的黄、番茄的红、荆芥的绿相互融合，色、香、味俱全，不仅养眼，而且养胃，我吃得大快朵颐。儿时荆芥的美味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荆芥春种夏食，耐高温，喜光照，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，播下种子便撒着欢儿地生长，到了夏天生机勃勃。荆芥新长出的嫩叶掐后又会迅速长出新叶，越掐越长，越长越旺，摘完一茬又长一茬，如同采茶一样。边掐边吃，能够吃整整一个夏天，这就是荆芥的神奇之处。但荆芥也比较娇嫩，不耐贮藏，必须即采即食，如果存放久了，叶子就会变黑发蔫，也失去了清香之气。

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荆芥是夏天餐桌上最寻常的调味芳香蔬菜，看起来水灵，闻着一股独特的清香，吃起来清凉爽口，满口生香。炎炎夏日，口中淡而无味，此时品尝荆芥，既有唇间的芳香，又有舌中的清凉，使人胃口大开。在我看来，荆芥与味蕾的邂逅是夏日舌尖的享受。

荆芥既可凉拌，又可做汤，还可以炒着吃。夏天凉拌菜和做汤时，荆芥是必不可少的的搭配，既增色又提鲜。如凉拌牛肉、凉拌猪耳朵、凉拌黄瓜和做凉面时加入荆芥，瞬间变得有滋有味。我最爱用洋葱、木耳和荆芥凉拌，加入蒜泥，淋点香油，既开胃爽口，又营养健康。

荆芥既有薄荷的清凉，又有柠檬的芳香，用青椒、大蒜炒荆芥，一上餐桌，荆芥和大蒜的香味飘入鼻中，使人口舌生津，神清气爽。夏日荆芥之于菜肴，既有画龙点睛之美，又有锦上添花之妙。

随采随长惹人爱，调味提鲜滋味美。春天我在阳台泡沫箱中撒下荆芥种子，现在一株株荆芥长得郁郁葱葱，荆芥的清香和美味伴我度过烈日炎炎的夏天。

